



莫阳子

奇剑断魏箭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江湖侠士丁皓天夫妻二人，因偶得天山奇侠的血玉箫，遭来杀身之祸，留下的遗孤丁正宇，幸蒙江湖老前辈救助才免遭劫难。

丁正宇的武学子承父业，为寻双亲之仇，循道江湖，他认为是江湖人士杀害了父母，从而对江湖暗窥测，正邪不分，任性傲狂，蔑视武林，但屡遭不测，险境层出。他舍命救助险遭污辱的情女罗蓉，在逆境中艳遇侠客玉凤，一群多情少女爱恋之心各自倾述，丁正宇为剪除江湖奸恶坐怀不乱。他几经磨难，在奄奄一息中又得武林前辈遗下~~的武功绝技~~，行侠仗义，在武林众侠女及前辈江湖侠士的援助之下，寻根破绽，快意恩仇……

目 录

第一 章	旧恨新仇	(1)
第二 章	闯荡江湖	(26)
第三 章	情丝万缕	(50)
第四 章	倩女幽魂	(69)
第五 章	因果循环	(104)
第六 章	少林遭难	(134)
第七 章	侠女柔情	(160)
第八 章	石窟逢凶	(190)
第九 章	武林绝学	(216)
第十 章	荒野恶斗	(241)
第十一章	月娇遇险	(263)
第十二章	痴情倩女	(275)
第十三章	骨肉重逢	(301)
第十四章	武当三清	(314)
第十五章	以卵击石	(331)

第十六章	善恶分明	(344)
第十七章	借刀杀人	(362)
第十八章	佛渡有缘	(375)
第十九章	如花似玉	(394)
第二十章	知遇之恩	(411)
第二十一章	恩断义绝	(422)
第二十二章	痴心不改	(436)
第二十三章	风云际会	(449)
第二十四章	阴谋诡计	(465)
第二十五章	恶魔施蛊	(475)
第二十六章	是非恩怨	(496)
第二十七章	罪有应得	(513)
第二十八章	武学奇葩	(531)
第二十九章	心怀不轨	(556)
第三十章	浓情蜜意	(580)
第三十一章	势不两立	(603)
第三十二章	快意恩仇	(626)
第三十三章	功果圆满	(650)

第二十一章 恩断义绝

只听“啪！”的一声，无情真人倒了下去。他自始至终，没有再看玉面侠与林玉卿一眼，也许，他自知看到两人并立的美影之后，将没有勇气自绝，情场的争端，真是怕人之极。丁正宇距离很近，他本可以出手相救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除了无情真人自绝之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玉面侠与林玉卿，在无情真人自绝时，都不由自主的向前跨了一步，似想出手阻止。但却没有，无疑他们心中多年的积愤，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丁正宇黯然的扫了地上无情真人的尸体一眼，沉重的叹了口气，道：“唉！伯伯，我们走吧！”

玉面侠看了丁正宇一眼，自语似地道：“宇儿，也许我们太过狠心了。”语气充满了悔意。

“老伯伯，不要再想这件事了，过去的，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话落一顿，又道：“我们走吧！”

就在这时，坪的南边，突然传来一声沉重的声音，道：“各位施主，冤有头，债有主。施主们在我昆仑派中杀了人就想如此离去吗？”声音铿锵，充满挑拨之意。

丁正宇等人，闻声止步，举目向南望去。只见两个身着青色道袍，年过七旬的老道士，正排开众人向这边走来，从周围众道恭敬的表情看来，这两个人在昆仑派的地位，纵是比不上无情真人，只怕也相差无几。

两人中，左边一人身材较矮，两道苍眉，短而浓须、狮鼻、海口，一见即知是个性子急燥之人。

右边那人，身材较高，细眉鼠眼，鹰鼻尖嘴，令人触目心烦，单由这幅长相，已可看出此人必是个阴险狡猾之徒。

两人来到坪中，对丁正宇三人看都没看一眼，转身对周围的昆仑派弟子沉痛的道：“诸位派中弟子，我昆仑一派，与世无争已不下百年了，自无恨师兄接任以来，吾派弟子更是未下昆仑山一步，我们之所以如此做，并非无此能力与江湖众豪争一日之短长，而是遵从开山祖师之训，‘既已出家，应与世无争也。’便是……”话落故意一顿，接着道：“但是那些江湖无知之徒，却以为我派好欺，不但到处造谣，说我昆仑派已无能人，更大言不出几年，昆仑一派将从江湖上永绝踪迹，而今，他们第一步行动确已开始了。”话落一指无情真人的尸体，道：“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掌门人。”

世间真能保持清醒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当此悲惨的局面，与花言巧语的欺骗之下呢？

瘦长道士的话声才落，周围早已传来愤慨的吼声，众情沸腾，气势凶猛，大有舍命一拼之势。

道人鼠眼中掠过一丝阴沉沉的光芒，道：“为了生存，为了吾派声誉，我们已不能再忍下去，我们不但要报仇，还要做给江湖上的人看。”

此人说得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端的感人之极。周围众道传来一连串的愤怒吼声道：“对，我们先把来人宰了，再向整个江湖进军。”“我们要做给他们看看！”“昆仑派要领袖武林。”

.....

这时瘦长道人一见时机已到，顿时沉声道：“喂！各位请稍

安毋躁！”声如雷鸣九霄，震人耳膜，此人功力，端的深厚无比。

周围昆仑弟子闻声果然都停了下来，很明显的，这阴险的老道在他们心目中已建立了领导的地位。

瘦长道士见状心中更是得意，当下故做诚恳的道：“今日掌门人已不幸故去，昆仑一派不可一日无主，以贫道之见我们应先选出一个掌门人来。”

众弟子中，登时有人叫道：“我们请玄云师叔领导。”“就请玄云师叔领导。”……

瘦长道人——玄云，见已取得了领导之位，却又故意推辞道：“贫道德鲜能薄，怎堪当此大任，还是请玄鹤师弟的好。”

矮道人——玄鹤个性较直，见众弟子都拥立玄云，心中虽不是滋味，但却不愿夺人之好，当即开口道：“玄云师兄何必推辞。”

玄云道：“我那里是在推辞，实在是怕不够资格做此掌门之人。”

玄鹤道：“没关系，还有云清师叔可以助你呢！”

一提到云清真人，玄云脸色登时一变，心中暗自下了一个可怕的决定，当下朗声说道：“好吧，贫道就暂时答应做这掌门之人吧。”周围又传来一遍欢呼。

玄云转身望了丁正宇等三人一眼，一言不发，走到死去的无情真人身侧，俯身在无情真人身上搜了起来。

丁正宇星目中掠过一丝寒光，冷冷地道：“莫非无情真人身上还有什么你想得到的实物不成？”

玄云搜了许久，一无所获，当下起身向丁正宇喝道：“昆仑派的掌门信符是不是你盗去了？”

丁正宇仰天笑一声道：“道长莫不是怕信符没到手，掌门

人做不长久？”话落冷声一笑道：“其实你白担心了，因为你这掌门人之职，比昙花一现还要短暂！”

玄云笑道：“你不觉大言不惭吗？”

丁正宇冷森森地道：“三招之内，我叫你血流五步，尸横当前，此时不对你说明，你再也没有时间听了。”

玄云闻声，心中一凛，一抬眼恰与丁正宇阴凉冰冷的目光相接，当下无法自制地连退了三步。他心中惊道：“无情真人的功力都抵不过丁正宇，我岂是对手，莫若……”一瞥玄鹤道：“师弟，速将此人除去。”

玄鹤人虽性直，但性直之人，往往都是至性之人，不愿听命于人，除非那人真的能使他心悦诚服。当下扫了玄云一眼，道：“师兄凭什么命令我。”

玄云沉声道：“昆仑掌门人的身份。”

玄鹤性情急躁，心中既已恼怒，那管他许多，闻言冷笑道：“假使贫道不听此命呢？”

“以门规处治。”

玄鹤更怒，狂笑道：“哈哈……门规，贫道愿遵守门规，只要师叔承认你是掌门人。”

丁正宇看透了玄云心意，当下冷冷一笑道：“你可是在找替死之人？”

玄云当着这么多门下弟子，心中虽觉下不了台，但却又无法否认，因为他实在不敢与丁正宇斗。他面不改色冷冷地道：“这是昆仑门规，你还不屑本掌门来亲自动手。”当下心中暗急，忙对众人道：“你们那个出面，先将此人擒下？”

周围昆仑派弟子，虽见识过丁正宇躲闪无情真人的身法，但他们却没见过了丁正宇真正的武功，何况此时群情急愤，顿时

跃出七八个人，向丁正宇逼了过去。

丁正宇此时剑眉深锁，星目停在十丈以外的一块大石上一动不动，显然，他正在想什么。不错，他此时确实正在考虑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他与昆仑派所有的人，都没有仇恨。杀人对他是一件易如反掌之事，特别是这些武功如此不济之众，但他又怎能屠杀一群无辜之人。突围，也可毫不费力的冲出去，但他倔强的个性，却使他不愿在人前示弱，被人以为他是畏死而逃。

四周人群见丁正宇毫无反应，只道他害怕，众人之中又跃出七八个人，再度向丁正宇走去。

这时丁正宇猛然大吼一声，声如半空劈雷，“站住！”星目冷冷扫向众人，沉声道：“你们可曾考虑过后果？”语气平静，但却有一种慑人的威严，十五六弟子一时之间，顿时被震住了。丁正宇平静地道：“你们自信是我的对手吗？”众人相互对望一眼，却无人应声。丁正宇淡淡地道：“在下不愿伤及无辜，因我与你们并无不共戴天之仇。”

玄云冷哼道：“哼，满口仁义道德，心里怎么如此狠毒。”

丁正宇冷冷道：“诸位不信，请借此石一试。”一指右侧五丈以外的两块巨桌般的石块道：“在下一掌将巨石击破，如果击破，在下劝你们还是不要出手的好。”

十五人向右一望，心中不由全都冷了半截，他们心中同时暗忖道：“这两块青石这么大，如何能打得破呢？”

玄云扫了那两块青石一眼，心中暗忖道：“好小子，你竟想要阴险，哼哼，可惜你今天碰上我玄云了。”当即干咳一声，冷笑笑道：“丁正宇，你如有此能力，何妨试给他们看看。”

丁正宇闻言霍然转身道：“假使在下击得破呢？”

玄云冷笑道：“那他们就输了，十五人就任凭你处置好了。”然后冷冷一笑，道：“如若你输了呢？”

丁正宇道：“在下早与他们说过，丁某跟他们没有深仇大恨，只与你打赌如何？如若丁某输了，也任由你处置。”

玉面侠闻言大惊，因为两块青石如此之大，莫说丁正宇年仅弱冠，功力修为没有那么深厚，就是换了他玉面侠，只怕再加上三倍功力，也无法将那石块击碎。当下急道：“宇儿，不必那样，我们划不来。”

玄云心中闪电般把形势忖度一下，见玉面侠也出言阻止丁正宇，心道：“这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我岂能就此被他唬住。”心念电转间，方欲开口，突然又停了下来，鼠目一转，道：“你就站在原地？”

丁正宇冷然道：“不错，就是此地。”丁正宇这么一讲，更把玉面侠急得头上青筋暴跳，但此时再想出言阻止，却已太晚了。

玄云冷冷地看了林玉卿一眼，道：“丁正宇，你说话算话吗？”

丁正宇冷冷道：“当然算话，在下这就出手。”话落也未见他吸气提功，霍然转身，闪电出手向两块巨石拍了出去。

掌出带起一声锐啸，一闪消失于寂静空间，没有轰然撞击之声，没有石粉飘扬之尘，两块巨石依然如故，似未损及分毫，丁正宇看也没有看青石一眼，转身冷然道：“玄云，你自己了断吧！”

“什么？你说什么？你何不自己回头看看，哈哈……”

丁正宇冷笑道：“你过去吹口气看看！”

玄云鼠目一翻，怒道：“你想要赖是不是？哼，贫道若是一

口气能将那两块青石砍破，你小子早就没命了。”话落一顿，方欲开口，就在这时，周围突然传来一连串的轻响之声，好似发生了什么可怕而惊奇的大事。

玄云举目一望，双目不由瞪得像牛眼，自言自语似地叫道：“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原来玄云目光到处，只见白粉飞扬，两块青石，被清风吹过，竟已化为石粉。

坪上此时已陷入可怕的沉寂，除了丁正宇神色泰然以外，所有的人此时都已目瞪口呆了。良久良久，玉面侠不由自主地一阵暴喝道：“好工夫，好工夫。”一呼百应，周围群道，也跟着喝起彩来。“好啊！”……

短短一刹间，他们忘了敌我之分，也忘了生死之约，只有惊叹与赞颂。

丁正宇冷冷地对玄云道：“玄云，你还有何话可说？”玄云此刻脸色苍白无比，叫他如此死去，实是心有不甘，当下注定丁正宇道：“唉！贫道不该与你打这个赌。”说话间，暗自把毕生功力，提聚于双掌之上，话未说完一招“铁树银花”闪电击向丁正宇的死穴，希望趁丁正宇分神之际，奋力一击，纵不能杀死丁正宇，也会使他重伤。距离近，出招又猛，声落掌风已达丁正宇胸口。

只听狂风怒号，声势似山倒海啸一般。玄云深信无论丁正宇功力多高，在此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决难幸免。

那知，事与愿违，就在玄云掌风将近丁正宇胸口之际，只见白影一闪，眼前已失去了丁正宇踪迹。“轰然”一声，玄云全力击的一掌，结结实实地打在地上，只打得石屑飞扬，泥土深陷，威力的确不凡。

玄云一掌未中，心中不由凉了一半，一声“不好！”尚未出口，突觉一股威猛绝伦的压力，已压倒背心之上，玄云几乎连念头都没来得及转，背上已结结实实地中了一掌。只听“砰！”地一声，坪上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号。玄云已跌出七丈之外，七孔流血而亡。

他梦想做掌门人已梦想了多年，却没想到仅做了不到半个时辰的掌门，便已命赴黄泉了。

就在这时，突听玄鹤一声怒吼道：“好小子，贫道与你拼了。”声落飞身闪电扑来。

蓦地，远处传来一声震人心弦的沉喝道：“玄鹤住手！”

玄鹤一听那声音，顿时收势，急忙恭敬的站立，一旁的昆仑派其他弟子，闻声也都个个恭敬肃穆。

只见东侧二十丈外，此时正飘然走来一个着灰色道袍，银发拂胸，白眉数寸的老道士，单看那副平静沉着的表情，即可知道此人已近得道之年了。转瞬间，老道已停步于丁正宇等三人身前五尺之处。

昆仑弟子，个个稽首为礼，口称长老。神色间都有惶恐不安之意。

玉面侠与林玉卿急忙上前，恭身为礼，道：“云清前辈在上，晚辈等给您见礼了。”

云清真人低垂的眼帘，微微眨动了一下，沉声一叹道：“原来是你俩到了，如今无情债务已偿，愿你们长相依随，恩爱终生。”语气十分慈祥，似无怒意。

玉面侠与林玉卿，老脸同时为之一红，呐呐说不出话来，也许，在这位得道高人面前，他们真的变得年轻了。

云清真人沉重的叹了口气，缓缓转身面对昆仑派的弟子

道：“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无情之死，你们那个知道个中详情？”

昆仑门下弟子，个个面面相觑，说真的，他们对此是一无所知。

云清真人见此情形，心中不由有些怒意，当下沉声道：“你们既不知个中原委，却如此盲从、冲动，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们这么多年在昆仑山居然什么也没学到，只学会了打斗生事吗？”老道是越说越生气，说到最后，双目突然暴睁，射出两道可怕的精芒。

玄鹤与云清真人目光一接，全身不由自主的为之一震，急忙垂下眼帘，缓缓跪下，道：“师叔，弟子知罪了。”其他弟子，也纷纷跪下。

云清真人扫了他们一眼，沉痛地道：“也许贫道的想法错了，但我有生之年，却不愿改变这项决定，凡是我昆仑派的弟子，均应视武功为健身之工具，不准用以欺人，否则便已无诚心修道之意，与各位上我昆仑的原旨，大相径庭。但是贫道也决不强留各位，不论那一位，认为这样做对他是一种约束，大可以就此离去。不过，下山之后，不准仗武欺人，要是违背此言……”话落一停，双目突然射出两道骇人的煞气，沉声道：“贫道只要有一口气在，决不让他生于人世。”

云清真人，这番话说得非常沉痛中肯，但却没有一点威胁的成份，似是决心由昆仑派的弟子自己去选择。

丁正宇心中肃然忖道：“想不到昆仑山上，尚有这等得道高人，唉！可见武林之中，并非没有真正的君子，只是我丁正宇所遇非其人罢了。”

昆仑派的弟子，一向敬重这位长老有如神明。昆仑派的弟子之所以不出现于江湖之上，也是此人的力量，当然，他并非用严厉的门规来恐吓他们。

玄鹤惶恐地叫道：“师叔，弟子愿永远追随你，决不下昆仑一步。”玄鹤此言一出，其他的弟子，也纷纷响应道：“我们愿永留昆仑山上……”

良久良久，云清真人才沉声道：“你们都起来，回观去吧。”话落接着又道：“无情之死，乃是自食其果，以后我会告诉你们的，这也是一种教训，愿我派弟子好自为之。”

众人一见长老息怒，宽恕了他们，入人心中都宽慰不少，闻言如奉纶音，纷纷而去。

云清真人等众人走完，突然道：“丁正宇，江湖传言，你恩怨分明，但是，你今天的做为，却与江湖传言竟相违背。”

丁正宇对云清真人已生敬重之心，虽然他此时的说话有些难听，丁正宇心中却并无恼意，当即道：“晚辈并未杀无情真人。”

云清真人道：“他过去对你可曾说过什么？”

丁正宇黯然道：“他说天光血影被破之日，就是他偿债之时。”

云清真人道：“而今你破了是吗？”

丁正宇默然点点头，又道：“天光血影，丁正宇乍会之时，曾多次靠它救命，此恩丁正宇并未报答。”神色十分伤感。

云清真人精光四射的眸子一直注定丁正宇脸上神色，立刻又问道：“玄云你过去不认识吗？”

丁正宇摇头道：“不认识，但他却要领昆仑弟子重入江湖，使昆仑派与武林中人，惨遭涂炭。”

“你在为江湖武林着想?”

丁正宇自嘲似地道：“也许没有人相信。”语气一顿，续道：“因此在下要除去他们。”

云清真人道：“你可以不再杀人？”

丁正宇脸上掠过一丝仇恨的光芒，沉痛地道：“他们在我丁家所下的种子，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果实，丁正宇身为人子，有一口气在，就不能不报这种恶果于他们。若要晚辈放弃杀人，除非先杀了晚辈。”

云清真人淡淡地笑道：“你就是这样为天下苍生着想吗？看来贫道只有除你不成？”话落霍然转身出掌，只听“轰”的一声，五丈开外的一块桌面大小的青石，已被他击成碎块，这份功力，端的惊人之极。云清真人击破巨石后，转身道：“你看怎样？”

丁正宇道：“杀在下足足有余了。”

云清道人闻言精眸中杀机一闪，心中忖道：“原来你是个口是心非之徒，你击石成粉功力还在我之上，却说我杀你有余。”忖罢冷冷道：“你准备吧！”

丁正宇笑道：“晚辈已准备好了！”

云清真人一见丁正宇神色，就知道他根本没准备，任他修养何等高深，也不由怒火万丈。因为丁正宇这神态好像根本就看不起他。

云清真人猛然吸了一口气，举掌向丁正宇胸口拍去。

丁正宇眼看云清真人一掌拍来，没有出掌，也没有闪避，只把一双星目轻轻合了起来，神色是那么平静，宛如一个得道高僧，坦然走向极乐世界一般。

玉面侠与林玉卿当下一见老道士含愤出手，真把两人惊

得目瞪口呆，想要出手，却没有时间了。

这短短的一刹那，空气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只要云清真人掌一送实，丁正宇就要从此永决人间了。

但是，一切都白着急了，因为云清真人并未真个出掌，刚才虽气愤难平，但以他那等至高的修养，这无名之火，在他心头只不过一闪就消失了。

良久良久，云清真人才沉重地开口道：“你看准了贫道不会出手是吗？”

丁正宇木然地睁开星目，注视了云清真人很久很久，才缓缓说道：“在下还没有这份观察能力。”

云清真人笑道：“我相信你无此能力的，但是你明知必死，为什么不避开呢。”

丁正宇仰起俊脸，茫然的望着天际的浮云，呐呐道：“晚辈认为死了比活着好。”

云清真人与玉面侠、林玉卿等三人闻言全都一怔，他们作梦也不会想到，以丁正宇如此年轻的岁数，竟会把生死看得如此淡漠。

“你的武功，已然举世难找敌手，江湖正是你创业扬威之场，别人想得都得不到，为什么你要如此轻易的放弃？”

丁正宇淡然道：“等他们得到了，他们也许同样会有这种想法。”

云清真人凝视着丁正宇红润的脸上，慈祥中充满了惋惜之意，只见他嘴唇连连启动，但却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他突然道：“我希望你有空时，能到我昆仑山上多住几天，也许，贫道会告诉你一些更重要的人生真理。”

丁正宇笑着点了点头，当下朝云清真人一揖道：“那么晚

辈告辞了！”

云清真人深深地盯视了丁正宇一眼，对这个初识的少年，他似乎想在心坎上印上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也许，只有像他这等有修养的人，才能真正的观察入微。

云清真人点点头，道：“你们去吧！小施主要记得贫道的话，有时间到我昆仑山来一趟。”很奇怪，他这次并没有劝丁正宇不要杀人，也许这得道的老道士，真正的了解丁正宇了。

丁正宇点头笑道：“前辈请放心，只要丁正宇此去不死一定会再到昆仑山上来。”话落朝云清真人深深一揖，转身对玉面侠与林玉卿道：“老伯伯，林前辈，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话落与二人一闪消失于夜幕之中。

云清真人望着丁正宇的背影道：“江湖上今后也许有了统治之人了。”老脸上流露出一丝自慰的笑容。

玉面侠三人跃下坪顶，施展身法，风驰电闪地向山下奔去。顿饭之间已到山脚下，前面是一片密林，林前耸立着一块巨大的山石，远远看来，十分醒目。

林玉卿突然停步叫道：“不要跑了。”玉面侠与丁正宇闻声止住身形，只听林玉卿喘了口气，望着丁正宇道：“字儿，你还记得我身边有个人吗？”

丁正宇脱口道：“前辈指的是蓉妹妹？”

林玉卿脸上露出一丝安慰的笑容，道：“正是她，她现在就在山石之后。”

丁正宇闻言，脱口道：“不必见了。”

林玉卿与玉面侠闻言一怔，道：“你可是开玩笑？”

丁正宇强忍着心中的痛苦，坚定地道：“这是真话。”